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七

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後書班彪傳彪繼史記作後傳數十篇略論曰司馬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師古注云史記衛靑平陽人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愚謂史記風氣初開例不畫一宜矣至班氏父子既已慎覈整

齊矣乃攷之漢書則又有不然者如杜周南陽杜衍人嚴助會稽吳人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此郡與縣俱具者如李廣隴西成紀人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不屬隴西此郡縣皆具而郡誤書者（或據廣時制後分割他屬）如蘇建杜陵人兒寬千乘人賈誼雒陽人此但言縣無郡者如張騫漢中人（陳壽云漢中成固人）卜式河南人直不疑南陽人終軍濟南人此但有郡無縣者如路溫舒鉅鹿東里人衛綰代大陵人此但言縣無郡而又著其鄉者如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此以後縣書前人者（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矦爰類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按厭次

之名雖久而地理志平原郡無厭次縣或者疑之是也此必平原一鄉亭之名後漢爲縣故追書之如李廣利全無郡縣如石奮則云其先趙人如衛青則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此又其變者至司馬遷則用其自敘云遷生龍門義例皆未定竊謂宜畫一書某縣人縣有名同者則冠郡

史記因英布嘗犯罪而黥遂稱黥布漢書因田千秋乘小車號車丞相遂稱之爲車千秋漢人之隨意立文如此若唐宋以後則必無此矣

或有字或無字參差不一董仲舒一代大儒公孫宏兒寬皆以文學致卿相而無字殊不可解若楊王孫

者既爲傳矣乃不但無字無郡邑鄉里且爲約略之詞曰武帝時人漢人記事疏略不似唐宋以下之詳整據常璩華陽國志第十卷載王孫事以王孫爲城固人

或郡縣皆具或不具本無義例并非失其傳而不書如傳介子北地義渠人已見趙充國傳贊而本傳但云北地人

項它

項籍傳韓信破齊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云項它紀傳不同

未知孰是攷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板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敘事皆據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荀悅漢紀亦皆但有龍且而史記高紀則又以是役爲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敘此事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若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有三人矣今姑勿論惟項聲項它二人皆是楚將其戰事散見於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

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然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其實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其事在破斬龍且之後相距甚遠項它如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安然在楚直至彭城方始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劉向傳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耳後書何敞傳竇憲刺

殺都鄉侯暢敞說太尉宋由曰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也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張敞請入穀贖罪望之以爲不可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敞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謁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周爲廷尉詔獄益多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舉皆

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郡吏太守也大府
丞相御史之府也是也淮南王安傳安欲反先作丞
相御史大夫印伍被傳被爲淮南王畫反計詐爲丞
相御史書請徙豪桀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論郅支王首勿縣于定國傳宣帝卽位數引見
丞相御史丙吉傳虜入邊詔召丞相御史車千秋傳
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賈捐之傳上以問丞相御史
東方朔傳丞相御史知指此類甚多皆以丞相御史
並言不可枚舉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太后
首丞相楊敞次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張安

世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以
下卽次以御史大夫蔡誼蓋大司馬有將冠三公之
首而將軍亦介其間要之二府爲政本丞相固助理
萬機而御史大夫卽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
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又雲爲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亾狀雲自訟而御
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
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事必下二府
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
與相埒也

後書則多稱三府承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郎顗傳令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公也賈琮傳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太守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光武明察不復委任三府陳元傳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寒朗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又通鑑後漢顯宗永平十四年御史寒朗理楚王英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是也亦稱三司後書胡廣傳廣一履司空

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所辟命皆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爲三司鄭康成傳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
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蓋古以司徒司
馬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即司馬故云
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後書趙典傳建和初四
府表薦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質帝紀
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熹鄧皇后紀選四
府掾史詔東觀讎校傳記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
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
四府謂大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是也或稱五府

者後書樊宏傳宏族曾孫準永初之初上疏曰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是也

晉書職官志云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于此也愚謂儀同三司者葢言其儀同於三司耳

唐書百官志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此三司則與上兩條三司大不同

尚右

尚右尚左之說紛紛不一王陵傳云陳平以位讓周勃迺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此漢人尚右之明文故高紀云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以右爲尊故云諸侯王表云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文紀云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周昌傳高帝使昌爲趙相曰吾極知其左遷灌夫傳貴戚在巳右必陵之在巳左益禮敬合而觀之漢人尚右則誠然矣若謂本當如此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天貴乎日月五星

貴乎天道尊左地道尊右見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康成注天貴乎地貴乎左陽右陰左生長之方右肅殺之地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陽貴乎陰貴乎內則子生翦髮爲鬌男左女右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男貴乎女貴乎其當尚左顯然所以有尚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據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尚右并誨弟子以當尚左又兵車則尚右乘車仍尚左漢初入習于兵革故相沿尚右其說雜矣又一說則仁傑不知也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

堂以南面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以尚書顧命篇爾雅釋宮篇禮記明堂位篇毛詩斯干篇及儀禮各篇經注疏參之人君在堂上南面臨羣臣自然東爲尊西爲卑及入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爲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爲上南爲下也漢近古宮室之制未大變故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之禮也田蚡傳蚡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橈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

公卿皆賀覽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詘此皆在室中也若史記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鄉坐亞父南鄉坐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其坐次尊卑歷然而侍則立而不坐爲最卑矣此雖在軍中要之亦倣室中之制凡此諸文皆尚右於禮未嘗不合乃并堂上亦尚右則泥古而誤者師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槩尚右豈不謬哉

古者堂上有東西序而南一面則空無門戶惟室乃有之而室與堂相連比漢猶如此唐宋以來則堂有

廂而無序者多其南一面皆爲門不空而室之戶牖則隨便安設不拘何面且亦堂自爲堂室自爲室不相連比矣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咸曰夫子之疾處南牖之下皇侃疏云病本當在北壁下君旣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視之也龔勝傳王莽遣使奉璽書迎勝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此事正與鄉黨同蓋勝雖不欲出迎猶以臣道自處莽使者直以君道臨之觀

此則漢宮室與春秋同惟其如此此所以有尚右一說而槩主尚右則沿襲之訛至於外戚孝哀傳皇后傳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至尊同稱號終没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顧氏曰終没配食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新五代史附録契丹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此固不可謂之合于古

卷末原缺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八

五德

張蒼傳蒼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賈誼傳誼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

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訛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尅卽欲承秦何爲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故贊曰術疏說詳前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漢初人才已盛

曹參攻城野戰身被七十創疑其專以摧堅陷陣爲能及其以清淨爲治遂致畫一之歌申屠嘉材官蹶張能折辱鄧通得大臣體漢初大亂初平人心甫定文學未興風氣猶樸而人才已盛如此傳世之遠所自來矣

北魏

酈食其傳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旣有魏名故謂此爲北案項王前此已封豹爲西魏王西北通稱

箕踞

陸賈傳尉佗箕踞師古曰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坐皆危坐以伸其脚爲不敬今人雖不席地而北方多用牀上坐謂之盤膝坐此尚合古禮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兩手皆有倚無不伸脚者矣雋不疑傳見暴勝之登堂坐定不疑

據地云云古人所坐席皆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抑漢無椅式也

椅本木名見說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詩小雅湛露篇其桐其椅釋文椅於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晉臣景延廣傳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以椅字爲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見於此宋王銍默記云南唐李後主破虜後徐鉉往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鉉辭賓主禮引椅偏乃坐又無名氏宣政雜録云宣和初京師伎者以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又周煇清波雜志云紹興十三年再

興太學呂縈義爲上庠録投進倡和詩有影妻椅妾
語又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
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尚書省官爲一幕御
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又張
端義貴耳録云今交椅古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
秦太師始製荷葉託首曰太師樣據此諸文知椅起
唐末而盛於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
椅非胡牀張端義誤也古人坐雖在地寢固有牀見
小雅斯干篇其後則坐亦用牀矣三國魏志蘇則傳
則從文帝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云云何

氏焯云據宋本牀上有胡字胡牀三國已有何說如此其實已起漢末後書向栩傳云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此皆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若椅則小於牀不可盤膝無不伸脚者知椅非胡牀也

今人所用桌葢與胡牀同起古人坐於地下藉席前據几坐席固不用椅而几則如書所謂憑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之類其制甚小今桌甚大俗名八仙

桌謂可坐八人同食與几雖相似實大不同槩文似从木卓省聲而字書皆不收明宣德中嘉定章黼道常作韻學集成第十卷卓字注古作桌未詳凡文字著述從無用者文義鄙陋誠覺難用說文木部有机字此亦木名與几席之几無涉而突見於三國志華歆傳彼時既有胡牀覺小几頗不適用別製高大者而規制與几不同未便仍其故故用机字以代此此與借椅爲坐具同與其從流俗妄造鄙陋不通之桌字毋寧依三國志

合而考之周漢以前席地坐馮几寢則有牀漢末三國坐始有胡牀几制亦大變文作杭然尚無小交椅

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叔孫通聖人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去事項梁梁敗從懷王王從長沙留事項羽羽以降漢面諛親貴輙固所譏曲學阿世通之謂矣及薦諸生爲郎賜之五百金諸生遂稱爲聖人歐陽子五代史述馮道事乃云當時謂之聖人正此意

輿地圖

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傳亦云案輿地

圖今諸國戸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岐注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朱子兼採或說云取載當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通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不必拘家法趙岐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歐陽忞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爲名出于此

爽

賈誼傳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沈彤曰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之義如淳曰忒也與上文不貫

他所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南監同沈彤云也當作他邇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于漢者若削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為之徙其侯國并封其子孫

他所如其被劫之數償還之也注誤

植遺腹

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一堂二內

鼂錯傳論募民徙塞下云古之徙民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案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

尚未能詳析而大約總以鄭說爲可據今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亦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此事詳尚書顧命後案予又別有論著

舉賢良

詔舉賢良文學士鼂錯在選中此事有三論錯爲隴西太守公孫昆邪所舉（昆邪事見其孫賀傳又作渾邪嘗著書見藝文志陰陽家）錯非隴西人又未嘗爲隴西官屬而隴西太守舉之一也詔列侯九卿郡守舉人而錯爲平陽侯等及廷

尉宜昌太守昆邪所舉則是一人之身必備有三項舉主方許其對策二也錯時已爲太子家令秩八百石又應試唐宋亦倣此非如明制一賜及第出身終身無再對策事三也

古音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按此一段皆用古音除苛以下八字當在萬民之下如此則韻皆合

鼂錯所緣坐

丞相青翟等劾奏鼂錯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錯之罪即如其劾奏之說迥非謀反大逆可比何至是且上文方須罪人亡帑此遽斬同産耶盖車裂腰斬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紀元年冬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

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公孫賀李陵李廣利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則文紀云云徒虛語耳

王恬咸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平結爲親友南監同沈彤曰王恬下咸字誤據功臣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啓史記作開開卽啓也咸當作啓連上句絶

淮陽郡

汲黯傳拜爲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

文又云居郡政淸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兗州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甍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强爲淮陽王强死又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陽國

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以景帝二年又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又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乃絕此郡始爲國改爲郡後復爲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

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葢自景帝四年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讀書貴貫串今人憒眊善忘顧此失彼又性懶畏攷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尹齊爲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富態韻

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富與態爲韻者葢古

音未變寫本讀若嚴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九

韓王相難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往復反覆千餘言浮文寡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駕蔓詞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氏掇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藝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

宅而得壁中書即有禮記河閒獻王傳敘王所得書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注之時所題但魯共王河閒獻王所得篇數多寡則與大小戴所删未必同

從讀縱

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縱非直言將數十騎自隨也按史記將騎數十縱從字應如張解禮記曲禮篇欲不可從陸氏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是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貌按彌與弭同九歌湘君章云夕弭節兮北渚王逸云弭安也司馬相如傳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節信也

衛青報公孫敖

衛青傳言其微時大長公主執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往篡之得不死後爲大將軍出塞李廣本以前將軍從宜在前當單于青乃徙之出東道使其回遠失道者非但以其數奇恐無功實以公孫敖新失侯欲令俱當單于有功得侯以報其德故徙廣乃私也

終陽

董仲舒傳陽布施於上主歲功陰入伏于下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沈彤曰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即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訛也按沈說近是但說文無佐字又手也ナナ手也右手口相助也左手相左助也周易泰卦以左右民鄭注尚書皋陶謨左右有民馬注皆以左右爲助俗乃別作佐佑此文上下二佐字皆當作左作佐者後人改非班氏本文未通小學不可說五經史漢

選郎

仲舒對策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㠯富訾未必賢也詳翫此節中郎句絕郎吏句絕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重長吏卽守令郎吏卽郎中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吏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訾葢選郎大約出任子筭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古人之文每如此以橫擔句法兼倒裝句法者也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張

釋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愚謂馮唐傳但言其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爲郎王說獨此條不確其提綱是而所舉之人多漏者予已爲補入其提綱亦漏者漢有以舉孝廉爲郎者如王吉京房各見本傳孟喜見儒林傳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爲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爲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各見本傳召信臣見循吏傳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爲郎者如馮奉世是也見本傳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應麟所舉任子富

嘗兩條卽是仲舒之所病此外僅添兩條而一條又誤則應麟於考據之學尚疎至於算貲爲郎始於漢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又往往誤解竊謂後世爲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郎此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卽位初時尚無此不可牽以當之

辥縣

公孫宏傳云菑川辥人今志菑川國無辥縣辥縣乃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辥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

注秦時稱此郡爲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爲菑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菑川薛乎前所論名字郡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東海郡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所云邳在薛者卽魯國之薛也東海下邳今邳州

公孫宏年

陳氏灝年曰按史記公孫宏以建元元年辛丑徵爲博士不合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

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丁巳十一月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

北發

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于交阯也此注文義極明妥考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則師古注是矣渠搜有二一在西戎爲漢金城河關之西地名則禹貢雍州所言者是一在朔方則此傳所言者是此傳所言本

出禮三朝記水經河水注引之乃即以爲禹貢之渠搜則非是古人言西北雖往往通稱而此旣有兩地則不可合故武紀云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此以西北相對玩彼應劭晉灼臣瓚注自明而師古於彼注與公孫宏傳注同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若史記五帝本紀云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索隱以爲北發當作北戶而下三句則讀羌字愼字夷字句絕然則彼下發字似衍雖南撫交阯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廋與此傳亦皆無涉

五百歲

司馬遷傳遷爲太史令當太初元年天歷始改曰自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按自孔子卒至太初元年實止三百七十七年乃云五百歲何也蓋因孟子歷論道統之傳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五百有餘歲唐虞至周皆以五百歲爲期故遷發此論其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後六經之疑矣

亂倫

平陽公主與衛青合葬猶之可也館陶公主至與董偃合葬則已甚矣見東方朔傳昭帝之姊蓋主夫亾後私近丁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陬欲尚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漢之亂倫如此

楊惲

楊敞傳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惲卽以告霍氏反封矦亦可謂傾危之士矣

東閣

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亾事可留我東閤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拔公孫宏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閤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殭項可見但既若是之負高氣不待其就而相請輙先往見之得無進退無據乎

戶牖法坐

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閒謂之扆言

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案戶牖之法坐即尚書顧命篇所謂牖間南嚮是也詳後案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

注未確

罕幵

趙充國傳先零罕幵師古曰罕幵羌別種今羌姓有罕幵者罕幵唐時既有此姓則亦嘗有姓羌者而書傳不載今吾嘉定獨有此姓

口錢

貢禹傳禹上書以爲古民亾賦筭口錢起武帝府藏耗竭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案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者是之重者

年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謂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三句盡之安有口賦周禮天官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筭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爲口賦故援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于漢耳

韋傳附廟制

韋賢元成傳末附論廟制凡四五千字繁重已極大

幷傳體後漢書祭祀志蔡邕表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禮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使祀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議及者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妄祭疲耗蒼生後王深戒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迷去仙道未或易冈也昭此論尤佳

魏相報讐

魏相爲河南太守爲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繫始赦後爲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弒許后事

雖未免報復私讐然其言則是未可以挾私訾之

青紫

夏侯勝傳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師古曰青紫卿大夫之服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盍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揚雄傳析圭擔爵懷符分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則是而二注自相岐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葢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便面也王莽傳有雲母屏面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即此遺製

孔子十四世孫

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生鮒鮒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

生霸霸生光案此言十四世乃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凡後人言譜牒者皆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述其七世祖名延延子賀賀子警警子穆夫穆夫子林子林子子璞璞子郎約可證蕭子顯南齊書以太祖道成爲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何生延延生彪彪生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閎閎生闡闡生永永生苞苞生周周生矯矯生逵逵生休休生豹豹生裔裔生整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則同

行內署門戶

孔光傳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以內字句絶注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蔣氏杲云（字子遵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戶部郎中廉州知府）疑當以宿衛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謂者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與予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宿衛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可証師古之誤

毋朝

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
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
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
職務南監板同陳氏鵬年曰毋朝當作每朝十日句
絕壽顏注自見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也
此傳描摹光之醜狀可云盡致矣贊中歷舉公孫宏
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
當子晏皆以儒宗居宰相位而蒙阿諛之譏予謂馬
宮平晏遂仕莽光幸前死否則必爲莽臣

下朝者

王商傳太中大夫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日云云師古讀下朝者爲句引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以文說爲是竊謂下字讀微斷問字句而後接匡對曰云云下謂下之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注是也時左將軍等皆中朝臣故曰爲朝者朱博傳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與下朝者同義

呂不韋春申君

皇太后詔問王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不欲王鳳誣搆

以罪始懼而納女張匡以呂不韋春申君之事諂之不韋以邯鄲姬獻子楚在質趙時直至楚立爲王始以不韋爲相而匡竟謂不韋爲丞相納有身之女子王春申君獻有身妻所產者幽王而匡誤言懷王隨口附會不顧事實

萬歲之期

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李尋奏記方進責數之因備述星變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云云師古注以萬歲之期爲指方進之死言其事在朝夕顧氏曰據文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此下即責麗欲以此災

移於宰相也師古注謬處不可勝摘先儒已著而未行世者聊出之

大誥

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云云何氏焯評云將此篇所依據摹竊者以覆校周書元文則可知漢人釋經之意何先生固是篤學好古之士故有如此議論非流俗所能及今人所臨何評逸此一條

戶殿門

王嘉傳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左傳曰屈蕩戶之弟諸生鳴韶曰宣十二年傳作屈蕩戶

之注訓尸爲主吳下錢氏所藏淳熙九經作戶疏亦作戶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並同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戶之門焉一也

南陵

王嘉本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按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陵屬京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楊郡之春穀縣地也顏舛謬至此南監板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謬竟刪去之

蜀無它揚

揚雄傳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衰揚氏遷蜀岷山之陽曰郫揚季官太守至雄五世傳一子故雄亾它揚於蜀方氏以智曰楊升菴謂晉有羊舌氏叔向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旣滅羊舌氏分其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揚氏則羊也陽也揚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爲蜀無它揚字不從木班氏據之然楊修曰吾家子雲則知揚楊同出子雲特好奇耳竊謂姓亦何奇之有古今渺莽姓譜皆附會其說不一雄自言姓揚甚明楊修少年聰穎攷究未深且古人凡事假借詼諧故曰吾家子雲今乃欲改

雄之姓可乎趙凡夫亦以子雲爲木旁楊正坐此病方說甚確升菴蜀人欲援子雲爲宗唐楊珣碑以國忠之父而亦引子雲之祖皆非也劉攽後漢書刊誤於楊震傳亦嘗辨之吳仁傑刊誤補遺謂揚雄與楊震同是木旁之揚此說武斷之至

太元法言字數

揚雄作解嘲自述作太元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元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後附陸績述元王涯談元宋右廸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所校勘也按其正文大

約與五千文之數合至說十餘萬言則當爲法言非指太元然今法言亦具存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晉李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司馬光注按其正文大約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刪史記

儒林傳仲尼既沒弟子散遊諸侯子張居陳子羽居楚云云此段皆用史記文而史記尚有子路居衛一句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郡國縣官

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道乃蠻夷未必能受業此官

字當爲邑字之誤

上屬所二千石

按當作上所屬二千石

釐氂

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此古語漢書屢見釐里爲韻而或作豪氂如司馬遷傳引此作氂字相似而誤也說文卷二上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里之切疑古假借犛作釐遂誤爲氂耳乃儒林傳有禽滑氂孟子有慎子名滑釐則氂字疑亦傳寫之誤而師古遂云氂音離師古不識字如此

劉屈氂傳字作𣯛甚明而五行志作劉屈氂後書岑彭傳彭之元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直以𣯛字讀爲氂音乃知漢人亦已有識別字者

商瞿

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云商瞿姓也司馬貞云商姓瞿名以下文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裝例之司

馬說是子木其字也儒林傳中每人書郡縣書姓名書字三項備者多以其有傳經之功而無事蹟無著述故備著之其不備者或失傳或隨便立文

孟喜京房之學

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亾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

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
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
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
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成
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丁將
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同倘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案此一篇多誣善之詞班氏本
史才非經師於諸經皆未能精而易尤甚劉向不通
經而班氏又誤信之故其言如此
孔穎達周易疏序云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

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更相祖述是異流同原矣後世姦儒旣無學識又好苟駁前師以自標舉遂致易義墜落殆盡然丁田雖無存孟京猶可考吾友中通易者凡三人惠徵士棟褚員外寅亮江上舍藩也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沒上舍補之所採雖博大旨究以孟京爲宗能尊信此書者員外與予外無多人焉若狥班說先貶孟京易何由明

師法

孟喜受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受易於丁將軍寬喜之改師法乃爲梁丘賀輩所誣耳其實不改也而漢人

說經重師法則於此可見下文胡毋生之弟子東平嬴公則表其不失師法是也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又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漢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又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後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又魯恭傳恭弟丕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又劉寛傳注引謝承書曰寛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又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即師法也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光武好經甚於前漢武帝明章尤加隆焉故東京

經術盛於西都而其守家法益嚴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又魯恭傳拜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又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云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又鄭康成

傳論曰王父豫章君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此蔚宗謂其祖父豫章太守甯李賢注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葢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

兩漢尊師法而俗學郎出乎其間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有云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兠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

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觀此則知俗學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夫以意說而廢師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

翟孟白之學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以上文施讐下文梁丘賀一段例之此當云繇是孟有白翟之學

食子公

儒林傳蔡誼以韓詩授食子公與王吉吉爲中尉食生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之學宋景文公引蕭該

音義云按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筦路

疏廣以公羊春秋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師古曰筦亦管字也宋引蕭該音義云艸下完音完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竹下完風俗通姓字篇有莞管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莞見說文卷一下艸部筦管見卷五上竹部蕭說是

郅都

郅都得姓見後書郅惲傳注彼又云前書音義郅之目反目當作日與史記索隱音質合彼引音義當爲臣瓚注而師古遺之者此音是不當刪大約師古去取多失當又史記都楊人而此云河東大陽人非是史記正義辨之

貨殖

馬遷自叙既下於理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爲不得其情乃班又仍踵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諧語發

憒之所爲作班顧易以莊語取市井賈人臚列滿紙范蠡計然輩與漢無涉而亦闌入尤非也

財成

引易財成輔相財與裁同而師古以爲資財用以成教非

烏氏

烏氏嬴師古云烏氏姓也嬴名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師古非

嗽

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爲嗽吮之師古曰嗽山角反

吮自苑反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東常熟呼角爲祿皆古音也

班正史記誤

匈奴傳上卷之前半截全用史記元文敘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之下史記尚有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云云漢書刪去直接游擊亾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葢史記原訖於天漢此段係後人附益錯謬不可讀貳師降

匈奴是征和三年事妄入此大非張守節已辨之

趙佗年

南粤王趙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粤王云云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按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粤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

閩中郡

兩粤傳云閩粤王無諸東海王搖皆句踐之後秦并

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卽今之泉州建安是按地理志所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益此郡之置已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矦滅秦矣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說已見前

河源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

中國河其下又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按此西海即水經所云雷翥海也其河原則漢人之說如此甚分明可據而唐杜佑劉元鼎元都實皆與之異未詳

共稟

大月氏國不屬都護爲冐頓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按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遑遑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爲廩給之義共與供同

高附

大月氏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雙靡翖侯三曰貴霜翖侯四曰肸頓翖侯五曰高附翖侯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按後書五部翖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其後貴霜翖侯邱就郤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捐毒

李氏光地曰捐毒卽身毒又作天篤又作天竺皆語有輕重耳一也明帝迎佛在班氏前而班於此略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李說精絕